

王孟英潛齋醫書五種 卷九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二

醫案篇

南鍼夢隱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目

病情第一

總義

熱證

寒證

治法第二

伐毛

取嚏

刮法

焫法

刺法

搗洗 治熱證

熨灸 治寒證

偵探

策應

紀律

守險

醫案第三

南誠

夢影

藥方第四

藥性

方劑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三

醫案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間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土用附子乾薑。

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洄溪云暑證忌薑。雖與芩連同用亦有大害。況與附子同行禍更烈矣。

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

服之。洄溪云。此是寒霍亂之方。百不得一。誤用者害不旋踵。醫至謂有食積。以巴豆藥三

五丸下之。亦不動。至明而死。縱有食積。何必下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攜一僕

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與佃客往臨賴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

佃客即佃戶宋史川陝豪民多旁戶以小役屬者為佃使之奴隸

呻吟詠誦之聲

呻吟莊子鄭人緩也。呻吟裴氏緩為儒俗以有疾痛而發聲者。

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旣不獲其人。復宿於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白。四肢厥冷。此正風溼渴三者俱合之證也。更挾勞瘁。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其婦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剗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往不受。必徐服始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剗入新汲水中而合法也。以解風暑而清溼熱。略無助火之弊。可爲用藥之法。調養三日平復。先清外感而後調治。病之法。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病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

六七月淋雨晝夜飲櫺溜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而愈。余亦會見一人如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爲溫補藥所誤也。于金方云輕者水瘡。良然古人豈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

凡暑熱病渴喜冷飲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飲之皆能向愈不但

霍亂爲然也今人雖明知其患熱而猶禁冷飲何也

江篁南治從叔於七月間得霍亂證吐瀉轉筋足冷多汗囊縮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庸工常技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上下否塞故脈伏而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少陰引水自救何以辨之曰直中陰溼無轉筋多汗證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證之方江氏不察泥於熱多欲飲水句而誤也此時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覺稍定向午猶渴。囊縮乃暑熱入

欲飲冷非傷寒也而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爲暑與傷寒藥渴何能已。熱矣僅加麥冬滑石不足蔽辜而五味酸溫尤不宜用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前方拘泥俗說妄用連投溫

五味不知服後何如忽進此劑殊屬可笑。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香薷升散宜乎如是。呃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卽吐。桂朮五味香薷等藥見效矣大便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溫。伏熱得火灸已繼以理中湯二三服。范無頭緒若江氏者可謂蔽於古而不勢知今者也氣液兩傷豈可再服此湯渴猶甚咽痛熱不解時或昏沉。理中湯又見效矣可見囊縮不是虛寒也乃以竹葉石膏湯。焦頭爛額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爲熱止因泥古遂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幾至潰敗幸而不用附子故未著尙能挽救然亦危矣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

氣散。

此治襲涼飲冷兼寒。加煩躁面赤揭衣臥地。

藿香正氣散。

藿香正氣散之劑也。

尚不可誤施於暑熱霍亂。故誤投附桂者每見下咽卽昏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尚不克救。再遇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無從訴。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爲世告也。

江診之

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

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

暑熱爲病。脈多

虛微濶弱。絃細芤遲。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無。皆邪滯經絡上下格拒使然。不可誤認爲虛寒也。亦有脈因火煽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審也。

張石禎云。一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瞀。

醫通謂之番沙卽乾霍亂之因熱者。

或令

飲火酒半杯。

此必疑其爲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昏最多火證。

則火證。冬夏衣被皆新而合歡成禮勞。

生也。腹痛轉劇。旋增顱脹。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清解。必七竅流血而死。

與蘆根汁。解酒毒而清熱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分
極啜童子小便稍安。清營妙品又濃煎葱豉湯。宣解惡氣穢毒之聖藥仍八童
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一
醫用大順散兩帖漸至於此。因見四逆復加附子。脈證更劇。我
實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
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熟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
辨證中肯卽以竹葉石膏湯。人參易西洋參。是加黃連滑石兩劑而
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豈真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
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
僅粗工爾也。我見亦多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

與可恨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憐遷延旬日而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噫即使真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時若能轉計猶可活也噫即使真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渴勝浩歎涼藥和之妙理未經人道

謝城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未服燥熱藥猶可不死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暑邪深入也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八至此人七日不進水漿脈亦八至若非明眼必以爲虛矣吐瀉不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徐進可法覺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操縱有法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制剂一月後平復暑盛

元傷之治
此案可法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疼痛。脈之沈伏如無。痛
每如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瀉。上竅得
自通但得吐
瀉即可治矣。與六和湯愈。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霍樸茱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
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沉部有力。兩目睂翳。舌
絳脣紅。胸膈煩懣。日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
苦熱雖能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
無溼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與子和桂芩甘露飲加黃連銀花
黑豆。兩服竊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寒不肯再服。余謂

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頻飲而愈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潼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憒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卽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調服之妙吐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證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卽以是案爲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耶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邪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火勢上僭頭熱如火邪熱上僭足

冷如冰。肺氣不降。半身不遂。

胃氣大亂不能束骨利機關

牙關緊急。

熱入陽明之絡

不是中風。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明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灌。

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後慎言語。

虛證最要節飲食。

諸病宜爾無病人亦宜爾

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卽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疔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之劑引吐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楊素園治其仲郎王子夏。患乾霍亂。身熱不渴。口燥無苔。六脈俱伏。痛在胃脘。連及胸脇。勢甚洶涌。先與地漿一椀。勢少定。少

洶涌水之聲勢也

頃復作。因徑投大承氣湯一帖。其痛卽下行至臍間。又一帖。痛又下行。伏於少腹右角。按之則痛。不按則與平人無異。起病至此已歷周時。思食甚急。乃以綠豆煮粥與之。食後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塊隱隱作痛。遂重用當歸。枸杞。蕤仁。佐以桃仁。紅花。少加牛膝。以導之。服一時許。腹中汨汨有聲。下紫黑血一塊。若五寸許。而少腹之痛塊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時。臆見。然竟以獲痊。特錄出。質之半癡。不知以爲何如。按霍亂證。因於暑熱者多。故感受稍重。極易入營。古人刺以泄血。及內服益母湯。藕汁。童溺。皆所以治營分之邪也。楊公子舌燥無苦而不渴。痛又及脇。必平日偶有絰傷未覺。乃邪遂乘瑕而入也。承

氣之硝黃。竝是血藥。氣行則瘀降。故痛得漸下。迨塊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饑能食。益見氣分之病已蠲。而血分之邪尚匿。毋庸承氣之直攻。改從濡化而曲導。操縱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景岳謂飲食下行之道。必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於廣腸。自誇閱歷而知。古人竝未言及。蓋渠嘗治一人食麪角雜投巴豆大黃而不效也。魏柳州曰。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臨證遺憾多矣。夫麪角由胃入腸。既至少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疝病。偶因食麪而發。或兼當日之房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藥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香竈而痛始止也。至謂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更堪

捧腹大笑時以手承腹也

史記司馬季主

捧腹大笑後因

大笑曰捧腹

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筒如袋而直下乎。嘻案楊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設非乃翁卓識。時醫必誤認食滯。特附錄魏語以廣其義。爲崇尙景岳者。告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閉。而果得麝。則敗麝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外因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湯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者。故但以敗果通竅卽能。